



思想猫系列

美丽眼睛看世界

Meiliyanjing kan shijie

桂文亚 / 著

旅途中，我曾不断
问自己：你为何而摄，
为何而写。我是在透过
亲身所历，亲眼所见，
来证实我曾经存在过的
这一切生命。



目录 MULU

故乡篇

江南可采莲 / 3

“奶奶”下乡记 / 7

屯溪老屋 / 10

墨香路上 / 14

毛皮市集的联想 / 18

香格里拉，你在何方 / 24

没事，高山症 / 28

走访生命甘泉 / 35

看见熊猫 / 41

走，到羌寨！/47

来和小羊羔照个相/54

大漠戈壁遇险记/59

春游达观山/66

兰屿小唱/72

天下篇

远足到格兰切斯特/87

岩石路上的黄昏/91

草地之歌/97

情调午餐/102

大街小巷都走走/108

来杯咖啡和苹果茶吧！/113

诸神的酒宴——棉堡/120

哈玛！哈玛！洗个土耳其浴/125

星星的故乡/134

猫 / 141

金鱼花和向日葵的问候 / 145

再见，男孩 / 151

梦花园 / 158

遥远的琴声 / 162

绣画之谜 / 168

流动的风景线 / 175

认识世界·发现自己

——《美丽眼睛看世界》代后记 / 195

思想猫档案

桂文亚作品选入语文读本记录 / 204

桂文亚出版年表 / 208

桂文亚荣誉记录 / 210

思想猫相册 / 215



故乡篇

你近在眼前，又远在天涯

你是那消失的地平线上

重新点亮的千年的风灯

只有你，能为我照亮回家的路程

■ 江南可采莲

你看过荷花吗？你看过荷花田吗？你看过荷花林吗？

在江南——我的故乡——盛夏时节，四十年来第一回，不但亲眼看见了一望无际的荷花田，还走进了繁茂如林的荷花丛，轻轻拥抱一簇簇淡粉似彩虹的花朵和碧绿如玉的荷叶。

我们一家人到黄山旅行。一路上，黄尘滚滚，左颠右簸，我一边抹着汗，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的景色。

我觉得自己正走进了一本图画书里。一页一页

的景色，有的来自中学时代的美术课本，有的来自少年时参观某个画家的水彩画展，有的则来自小说中细腻的描写。没想到，这些很中国风味儿的小桥、流水、垂柳、羊群、竹篱、茅舍、农妇、山村，竟活生生地，交替出现在眼前。

这些美丽的风景，真像一大杯冰冻啤酒，使人忘了炎热，带来了清凉和些微的醉；我很想大喊：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！我终于看见了故乡的风景。

结果还有更美的呢！我看见了一整片一整片、一大群一大群的荷花，怒放在八月的晴空下。我们

欢呼着，要司机立刻停止驾驶，把车暂歇在公路旁的大树下。

子伟弟弟把鞋子一脱，裤管一卷，率先跑向荷花田；接着子霞、小霞挽起袖子，把裙子打个



结，也赤着脚奔向那一朵朵随风摇曳的荷花。

我站在硬硬的泥径上，发现新大陆似的跳着嚷着：啊！这里这里！啊！那里那里！

子霞捧着一朵比她的脸蛋还大三倍的荷花，笑得像个仙子。那真是我见过最大最美的荷花了，由粉白渐渐染成粉红的花瓣，摸起来毛毛软软的，好舒服，好干净，使我想起妈妈收藏在樟木箱里的一件丝绒旗袍。摸着摸着，会让人打瞌睡淌口水。

三妈妈，这朵送给您。子霞献上她的荷花。

姐姐，这朵送给您。小霞也递来一朵待放的蓓蕾。

顽皮的子伟和世和，在荷叶中间挖了一个洞，套在脖子上，做成一件漂亮的荷叶围兜。



这时，一阵风来了，成千上万的荷叶像海浪的裙摆，款款漫舞；成百上千的荷花，齐声吟唱：孩子，故乡的花，比什么都香，故乡的泥，比血还浓。摘下一朵故乡的花，踏上一脚故乡的泥，告诉我，你叫啥名啥，是哪个村哪个乡的孩子……



■ “奶奶”下乡记

我们在陡岗村“走亲戚”，一走就是一整天。乡亲们一家比一家热情，而每到一家，也总会受到相同的款待：一把竹扇、一杯泡得浓浓的热茶和一铁盒卤得香喷喷的茶叶蛋。

八月烈日当头照，我坐在长板凳上摇大扇，又热又渴，可是那一杯冒着烟的热茶，还等不及吹凉喝它一口，又得起身拜访另一家乡亲啦！

热茶，香蛋。热茶，香蛋。我真想就着冰凉的井水灌它一个够。

中午，我们在顺叔家吃饭。十几个人挤着一张



八仙桌，鸡、鸭、鱼、肉一样不缺，更眼熟的，是少不了一人一杯热茶和那一大盆热乎乎的香蛋。

我们正准备开动，厅门口忽然蹿进一个黑影子，我扭头一看，什么？一头浑身裹着泥巴的小肥猪！只见它，谁也不怕，一路闷着头走，擦过桌脚，穿过门槛，向后院里去了。

我因为这一转头，才又发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桌子底下早已混进来七只鸡、一只猫和两条狗！它们都在“摩拳擦掌”，一副等着“待会儿好好吃一顿”的模样。

没过多久，那头小肥猪又闯关了。它可真像盏走马灯，走进来，走出去，又走进来，走出去，来来回回一顿饭的时间。

大伙儿好像一点也不见怪，照旧吃着喝着说着笑着。

这“人畜同堂”的奇景，从小到大，我可是第一次见识，也颇能马上进入状况，把刚吃完的骨头，顺手扔进流着口水的狗嘴里。

说真的，这次回乡，我还经历过不少“第一次”的事儿。你要我数给你听吗？没问题！

在南京中山陵，我骑着骆驼、小毛驴“逛石板路”；在无为陡岗村，我踩着板凳爬上牛背。

啊！说到照相，我忘不了婶婶们互相整理领子和扯平衣摆的憨厚笑容。在乡下，照相是一件稀奇事儿。我更忘不了一个年轻的妈妈要他的孩子求我：“请奶奶给我拍张照！”

在十六七岁就早婚的乡下，不到四十岁的女人，就可以成为“奶奶级”的人物了，所以你说，我听的这第一声“奶奶”，不也是个有趣的经验吗？



屯溪老屋 ■

抵达屯溪已傍晚时分了，推开住宿客栈二楼的木窗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就是那些纵横交错、鳞次栉比、古老得令人忘了年代的屋顶。



灰蓝带黑的瓦片像给炭火烤得过焦的细瘦玉米，一排排整整齐齐地晾晒在寂寞的夕阳下。

不必想也知道这是年久失修的老屋。一到雨季，这里便有二十四小时不歇的锅

碗瓢盆打击乐。大人们愁得勒了又勒松垮垮的裤腰带，那个也许叫禾子什么的小孩，正仰起小脸，去吮接檐下一滴接一滴带着墨香味儿的春雨。小舌头吧嗒吧嗒响，真忙坏了。



幽深深黑洞洞的门窗里永远是一团谜。

那里头有谁呢？照晒衣竿上那几件小衣服看来，果然是有个叫禾子的女娃儿，成日有事没事就站在木楼板栏杆边嚷：“姥姥，姥姥，快来陪我晒太阳！”

她姥姥竟日陷在一张破藤椅里，手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摇一把三个缺口的蒲扇，几只绿头苍蝇嗡嗡绕来绕去，怪惹人心烦。她灰白的头发没剩几丝丝了，稀稀地绾了个似有若无的髻。

禾子不知从哪儿摘来两枝带露的桃花，淘气地边唱边插进她的发隙：“姥姥老了要出嫁，姥姥老了



没人要。”

她姥姥并不生气，瘪着没牙的橘子皮嘴无声地笑了。她早聋了。

这一老一小没人管，女儿女婿天不亮就出门干活儿去了。老的照应小的，小的逗乐老的，祖孙俩并没有大小，一样目不识丁，一样摸不清东南西北，一样的吃稀喝软，日子过得像缺了鱼虾漂着几瓣青浮萍的山溪。

这儿有一条让人忘了年代的街道。这里有连栋

让人窒息的危楼，老如陈年麦饼，有一捏就成粉的危险。老街上的同德仁国药店、程德馨酱园、同益食品店、茶楼、酒肆、书场、墨庄、匾额旗招，原是久负盛名的传统字号，如今一一翻修复活，招来许多外乡游人。

只是住在小街小道小屋里的绝大多数人，照旧活得像一块块布满锈渍的铁皮，在风风雨雨中瑟瑟颤抖……

